

浪子神探系列

# LEE CHILD

[英]李查德 著  
陈荣彬 译



# 模拟 刺客

WITHOUT FAIL

刺客用枪瞄准了副总统的头，  
现在他的问题只有一个：打头，还是打胸？

中国华侨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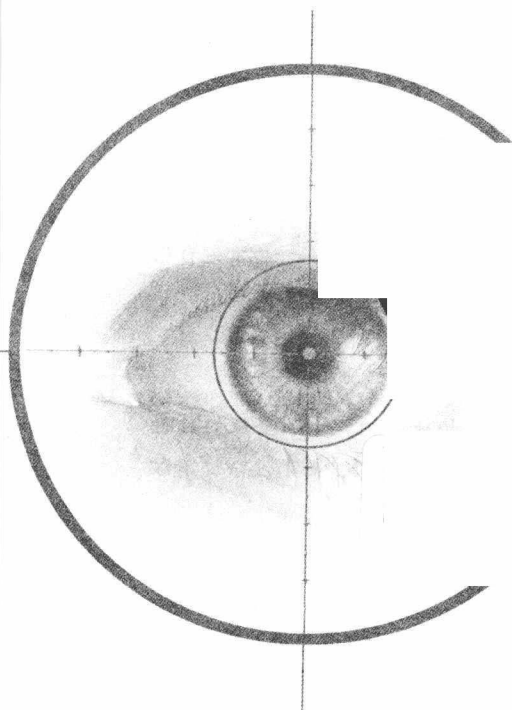
WITHOUT FAIL

# 模拟 刺客

LEE CHILD

「英」李查德 著

陈荣彬 译



中國華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模拟刺客/(英)李查德著;陈荣彬译.—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4  
ISBN 978-7-5113-1270-9

I.①模… II.①李… ②陈… III.①现代小说:长  
篇小说-英国 IV.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32169号

Without Fail © 2002 by LEE CHILD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1-1109

模拟刺客

---

著 者/[英]李查德

译 者/陈荣彬

责任编辑/文 蕾

特约编辑/李克宇

封面设计/嫁衣工舍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70mm×640mm 1/32 印张/14 字数/250千字

印 刷/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版 次/2011年4月第1版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3-1270-9

定 价/28.00元

---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大厦三层 邮编:100028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 辑 部:(010) 64443056 64443979

发 行 部:(010) 82605959 传真:(010) 82605930

网 址:www.oveaschin.com

E-mail:oveaschin@sina.com

## “独行侠”的角色扮演之旅

导读

文/天蝎小猪

全世界是一个大舞台，所有的男男女女都只是一些演员，他们有下台也有上台的时候。一个人一生中扮演着好几个角色……

——威廉·莎士比亚《皆大欢喜》

莎翁的这段名言描述的是人生与角色的关系，在人生这个大舞台上以不同的、特定的“好几个”角色身份走上一遭，就是所谓的一生。演得好，被尊为“伟大的一生，不留遗憾的一生”；演得一般，被视为“平淡的一生，有成有败的一生”；演得差，被批为“渺小的一生，浑噩无知的一生”。也因此，人的境遇、命运，都看其角色的选择了。

1995年的某一天，已届不惑之年的英国人李查德（Lee Child）正面临着角色的选择。他刚被奋斗了十八个春秋的公司无情裁员，影视业者的角色算是到头了，必须尽快找到一个全新的角色。按照社会心理学的定义，角色是指“个体的一定社会身份所要求的一般行为方式及其内在的态度和价值观基础”。也即，角色存在的前提是社会身份的需求。而当时，李查德的社会身份是失业者，虽然这绝非他想演的角色，但无疑是一个最有可能发生转换的过渡性角色。这时候，他忽然想起自己

所钟爱的冷硬推理大师雷蒙德·钱德勒在其代表作《漫长的告别》中的一句台词：“难怪你写不出作品，你能活着都是奇迹。”尽管成了无业游民，但既然还活着，奇迹就已经发生了，何况李查德深信这种状态只是暂时的。现在正好借着钱德勒“带来的”奇迹，该写点作品了。于是他他用六块美金买来纸笔，伏案著书。两年后，一本以杰克·李奇（Jack Reacher）为主角的冷硬惊悚小说《地狱蓝调》（*Killing Floor*）问世，同时该书的作者李查德也完成了其人生最重要的一次角色转换，身为小说家的他将原来的那份角色留给了外形、气质都酷似自己的退伍宪兵李奇，一个无房无车无妻无子无钱无证无联络方式、只“装备”了一支折叠式牙刷的失业游民；一个凭借此前的“宪兵”（Military Police）角色时期所积累起来的经验技术等无形资产、在美国大陆到处打临工边闲逛、路见不平则拳拳相助的“独行侠”（The Lone Ranger）。他是昨日的浪子，也是今日的神探，更是明日的传奇。

上文说到角色选择的问题，其实李奇的缔造者李查德先生除了知名作家这一角色外，还身负一个值得玩味的身份，即“撰写美式小说的英国人”。我们很难想象“险山恶水我独行”、好莱坞劲道十足的侠探李奇会出自一位英国人之手，这也成为李查德出道以来最常被问及的题目之一。对于“为何选择这样的角色”，作者本人给过许多答案：第一，他四岁时在图书馆对一套名为《我的家园》（*My Home in xxx*）系列书发生了兴趣，但无巧不成书的是那个图书馆唯一借得到的只有《我的美国家园》（*My Home in America*），因此他自童年起便对美国有种莫名的向往。第二，他的老婆简（Jane）是位纽约客（New Yorker），他也常造访美国，所以对这块土地并不陌生。第三，他喜欢美语多于英语，至少就一个作家而言，这两者有很大的不同。第四，美国这个地方似乎什么都有、什么都不奇怪，因此在故事题材的选择上

便比保守的英国宽阔许多。第五，基于商业考量，美国是最大的市场，没有不向这里挑战的理由。最后，恐怕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美国人乐观、美国人形形色色、美国天气好、美国食物好吃……综上所述，一言蔽之，美国对于李查德来说是“恨不相逢未生时”的完美所在。因此最终李查德决定长居美国，并时常带着一种英国人的顽固坚持来不断丰富他的美国情结，在这样的国度惬意旅行，沿途随笔写下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李奇探案故事。尽管如此，李查德毕竟不是纯粹的美国人，胆敢写美式小说给地道的美国读者看，他倚仗的是这样的理念：“小说不必字字合乎物理现实，只要遵循虚拟现实，让人读起来有种真实感和现场感就好。”亦即，任何美好的作品是会让接触它的读者主动带入其间，完成观察者向体验者的角色转换，因为他自己的人生历程就是最好的例证。

无疑，英国人李查德在他心向往之的第二家乡美国，完全闯出一片开阔地。自2005年浪子神探系列的第九作《完美嫌犯》（*One Shot*）冲进《纽约时报》《美国出版周刊》精装本畅销书两大榜单的前十名开始，该系列的总销量节节攀升，至2007年的第十一作《厄运连锁》（*Bad Luck and Trouble*）更以每秒卖出一本的速度高居双榜前三，而2008年该系列的第十二作《一无所有》（*Nothing to Lose*）则被美国亚马逊网站评为“推理惊悚类”畅销小说年度十佳之一。他的读者也逐渐遍及世界各地，全球总销量突破一千万册，李查德可以像李奇一样在全世界闯荡逗留了（不过不是跟着军队移动，而是伴随着读者的脚步），真的是无处不在！（Reacher can reach everywhere!）

再回到莎翁的那句名言，“一个人一生中扮演着好几个角色。”在“浪子神探”系列的第六作《模拟刺客》（*Without Fail*）中，退役宪兵“侠客”李奇<sup>①</sup>被特勤局的女探员芙萝莉丝找上以协助找出保

---

①“侠客”此处谐音“Jack”，即李奇的本名“杰克”。

护小组的安全漏洞，因为他们接到一连串扬言暗杀新任副总统的匿名信函，而这次的威胁很可能是真的，因此他被安排的新角色是扮演“刺客”。身手过人的李奇果然“使命必达”，在短短一百二十小时内，就让副总统在他手中“死”了三次半！但这个看似单纯的“模拟角色扮演游戏”（RPG）背后，却隐藏着另一股势力的杀机。当芙萝莉丝在恐怖分子的暗杀行动中丧生，李奇知道已无退路，他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出幕后主使者，即使身为“角色扮演者”（Role-player）的自己已经暴露在“被角色扮演者”（Role-self）即暗杀者无情的瞄准镜之下……

在表演艺术中，所谓角色扮演是指“运用戏剧手法，将个人暂时置于他人的身份之中，并按照这一位置所要求的方式和态度行事，以增进人们对他社会角色和自身角色的理解，从而学会更有效地履行自己角色的心理技术。”笔者认为，李奇在本书中先后进行了两种“角色扮演”，前者是一种现实中具备可操作性的反恐演习技术，后者则是在推理小说中惯常出现的侦探以凶手的视角来看待整个事件来进行逻辑推演的行动分析技巧。做好第一个角色扮演，李奇只需让自己带入“刺客”身份即可，毕竟凭借其早期在军队中掌握的高超技艺便可完成任务。而做好第二个角色扮演，也是李奇自首作《地狱蓝调》开始就一贯使用的破案手段，转换一下视角“试着从杀手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将会发现很多线索。当暗杀从模拟走向真实，侦破却在从实地考察转往心理假想，本作不愧是一部游戏性、趣味性十足的精彩作品。

模拟刺杀行动即将展开，如果想在文字中体验一场RPG之旅，诸位玩家请务必锁定李奇！

2011年3月15日

1

七月时他们发现了他的事，整个八月都为此怒气难消。九月时他们试着除掉他，但事出仓促，准备不周，所以失败了。他们本来可能引发一阵天翻地覆的反应，但却奇迹般地没被任何人发现。

他们使出惯用伎俩通过安检，设计好在距离他演讲处一百英尺的地方下手。他们用了消音器，子弹只差一英寸就射中他，但却从他额头上方飞了过去。子弹甚至可能曾掠过他的头发，因为他立刻抬头，把头发好像被风吹散似地随手拨回去。抬头，拨头发——后来他们通过电视回放一再检视这个画面。他没做其他动作，只是继续演讲。他完全没注意到这件事，因为所谓的消音器，就是要让射出的子弹快到让人看不见，声音也小到听不到。子弹错过他后继续飞行，没击中他身边的人，也没有打到任何物体与建筑物。子弹的飞行路线没有偏离，直到能量耗尽后才掉在远处一片空荡荡的草地上。没有人做出反应，也没人采取对策，但应该说是没有人注意到，就像根本没开过这一枪一样。而他们太过震惊，所以也没开第二枪。

所以说，尽管这次失败了，却是一次奇迹般的暗杀，同时也让他们得到一个教训。整个十月，他们还是维持专业人士本色，冷静下来后重新筹划，为了第二次行动而思考、学习、准备。下一次他们的表现会更好，计划更周详，执行得更彻底，不但经过深思熟虑，而且也



会提高技术层面，注意每个细节，因此行动将会更令人畏惧。他们希望能一举成功，而且行动将会出乎所有人意料——最重要的是，他们绝对不会失手。

但是到了十一月，游戏规则却全盘改变了。

里面的东西虽然已经喝光，但李奇的杯子余温尚存。他从碟子上拿起杯子，把它歪向一边，看着杯底残存的咖啡往他的方向缓缓流动，就像被淤泥阻挡的棕色河水。

他问道：“这件事什么时候要办好？”

“越快越好。”

他点点头，滑出座椅后站起来说：“十天内我会给你个电话。”

“你会告诉我结论吗？”

他摇摇头，“我会告诉你这整件事的过程。”

“我会知道的。”

“好吧！我还会告诉你要把我的钱汇到哪里。”

她闭上眼睛微笑，他低头看她。

他说：“你本来以为我会拒绝吧？”

她睁开眼睛对他说：“我本来以为你比较难说服。”

他耸耸肩说：“就像乔伊跟你说的，我这个人偏好有挑战性的工作。对于这种事，乔伊的眼光一向很准，不过其他很多事他也都看对了。”

“现在除了感谢，我不知道还能对你说什么。”

他没有回话，开始移动身子，但她起身站在他身旁，挡住他的去路。他们尴尬地停顿了一会儿，两人面面相觑，被桌子挡得无法走动。她先伸出手，他顺手握了下去。她杵在那里的时间稍微久了点，然后踮起脚尖亲了他的脸。她有柔软的双唇，那触感让他觉得像被电到。

她说：“光握手是不够的，因为你要为我们干这件大事。”她顿了一会儿。“而且你差点成了我的小叔呢！”

他没说完半句话，只点了点头就从桌子后面拖着脚步出去，然后回头看了一眼，上了阶梯然后走到大街上。他手上还可以闻到她残留的香水味。他走到附近的夜总会，在他朋友的更衣室里留了话，然后便驱车开上高速公路。接下来他要花整整十天时间查出一件事：如果有个人接受的保护在这世界上算起来是第四严密的，要怎样才能杀掉这个人？

这一切要从八小时前说起。那个星期一早上，芙萝莉丝组长去上班，当时离大选结束已经过了十三天，一小时后就要召开对策会议，距离“暗杀”这个字眼出现也已经七天了。她做了最后决定，她动身去找直属长官，结果在他办公室外的秘书办公区找到他。他显然正要前往别的地方，而且行色匆忙。他腋下夹了个档案夹，脸上表情像是写着“不要烦我”。但她深深吸了口气，然后表明时间紧迫，必须立刻跟他谈谈。而且显然是要私下谈，不能列入正式记录。因此他顿了一会儿，突然转身回到办公室，让她跟着进来后把门关上。他的动作轻到足以让人感觉这次的临时会面有点神秘兮兮，但动作中却又带有几分坚定，无疑能让她体会到——你这样干扰我的例行行程，让我不爽。虽然只是个把门关上的简单动作，但却传达了明确信息，这种肢体语言在任何组织与单位的办公室都能通用，意思是——如果你说的事只是在浪费我的时间，那你就倒大霉了。

他是个有二十五年经验的老江湖了，五十五岁上下的他，距离退休已没剩多少时间，他可以说是旧时代残留下来的最后一个代表人物。他仍维持着高瘦的运动员身形，但头发越来越见灰白，而且有些地方已不如以往牢固。他姓史拓桑（Stuyvesant）——如果有人搞不

清楚这姓氏该怎么拼，他就会说：“跟‘新阿姆斯特丹’<sup>①</sup>最后一任荷兰总督一样。”后来他发现新一代人对历史不太了解，便改口说：

“跟那香烟的牌子一样。”他这辈子每天都穿着“布鲁克兄弟”<sup>②</sup>服饰店里买来的衣服，无一例外，但在战术应用上他却没有一成不变的习惯，大家都觉得他能随机应变。最厉害的是，他从未失手——在这个圈子已经那么久了，遇到的困难也比其他人多，但他却连一个错也没犯过。可以说他从没搞砸，也没遇过倒霉的事。因此，在每个无情挑剔的政府单位里，大家都说他是个很棒的上司。

他说：“你看起来有点紧张。”

芙萝莉丝说：“是有一点。”

这办公室又小又安静，里面家具很少，维持得很干净。墙壁漆着亮白色油漆，照明设备是卤素灯。办公室窗前挂着一扇半开半掩的横条百叶窗帘，看得出窗外天色一片灰暗。

他问道：“为什么要紧张？”

“我需要你的同意。”

“同意什么？”

她说：“同意让我试一件事。”她比史拓桑年轻二十岁，今年刚好三十五。她的身高不算矮，但又不太高。如果拿她跟同时代美国女性的平均身高相比，她或许只高个一两英寸，但她散发出的智慧、能量与活力，让人一望即知她绝非一般女性。她的身材刚好介于柔软与健美之间，皮肤闪耀着明亮的光泽，双眼让她看起来像个运动员。她留着一头随性而未梳理的金黄色短发。给人的印象就像奥运会的游泳运动员，刚刚赢得金牌，冲个澡后快速换上一套可以上街的普通衣服，仿佛赢得金牌没什么了不起，只想赶快离开体育馆，避免那些电

---

① 荷兰人在17世纪所建立的殖民地，后来发展成今日的纽约市。

② 布鲁克兄弟（Brooks Brothers）乃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男性服饰品牌。

视台记者绕过她的队友开始缠着她做专访。她看起来很能干——不过是很低调的那种。

史拓桑问道：“哪一种事？”他转身把带着的档案摆在桌上。他那张办公桌很大，桌面材质是灰色混成木料，高级的现代办公室家具，但看起来有点太干净，四处打磨得像是古董家具。大家都知道他的桌面总是看不到文件，也不摆任何东西。这种习惯让人觉得他是个极有效率的人。

芙萝莉丝说：“我想把这件事交给外人做。”

史拓桑把档案平整地放在桌子角落，用手指调整着档案夹书背，像是要把档案夹与桌面边缘对齐。

他问：“这是个好主意吗？”

芙萝莉丝没说话。

他说：“我想你心里已经有人选了？”

“顶尖人选。”

“谁？”

芙萝莉丝摇摇头说：“这件事不该牵连到你身上，这样比较好。”

“有人推荐他吗？”

“也可能是‘她’。”

史拓桑点点头。他说：“你心里的这个人选是别人推荐的吗？”

“是的，是一个很棒的人推荐的。”

“是我们这个圈子的人吗？”

芙萝莉丝又说：“是的。”

“所以这是圈内的事？”

“不，推荐人已经不在圈內了。”

史拓桑转身，把他的档案夹推到较宽的桌边，然后又推回较窄的桌边。

他说：“让我先扮个黑脸。四个月前是我把你升上来的，而四个月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到现在如果你还选择要个外人来干这件事，不怕被当成缺乏自信吗？你说是不是？”

“我管不了那么多。”

史拓桑说：“或许你该考虑这点，这件事会伤到你。有六个家伙想抢你的工作呢！如果这件事曝光了，你会惹上大麻烦，直到你退休前，那六个觊觎你位置的家伙都会不断在你耳边啰唆——早跟你说不要这样。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你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

“对于这种大事，我觉得我是该怀疑自己。”

“你‘觉得’？”

“应该是说我知道，我看不出自己还有其他选择。”

史拓桑没说话。

芙萝莉丝说：“我也不想这样，相信我，但我觉得一定要有人来做这件事，而且该由我来分析和决定。”

办公室陷入沉默，史拓桑仍旧一言不发。

芙萝莉丝问：“那么，你愿意授权吗？”

史拓桑耸耸肩，“你不该问我。你本来就该放手去做，别管那么多。”

芙萝莉丝说：“那不是我做事的方式。”

“不要告诉别人，也不要留下白纸黑字。”

“无论如何我都不会的，那样只会坏事。”

史拓桑微微点头。但毕竟他是个当官的，所以接下来，他提出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他问道：“要花多少钱才请得动这个人？”

芙萝莉丝说：“不多。或许一毛钱都不用出，也或许只要出点杂支费用。理论上，我们和这个人的关系以前就建立起来了。”

“这对你的职业生涯可能会是个绊脚石，不再有升迁机会了。”

“我做的这个选择，搞不好会让我连工作都保不了。”

史拓桑说：“你是我挑的人，如果你出事，我也会跟着遭殃。”

“长官，这我了解。”

“现在我要你深呼吸，然后从一数到十，再跟我说你真的必须这么做。”

芙萝莉丝点点头，深深吸了口气，沉默了十几秒。

她说：“我必须这么做。”

史拓桑拿起他的档案，说道：“那就放手做吧！”

这次策略会议后她立即着手进行，也突然了解到，这件事很难进行。她本来以为请求许可似乎会是这整件事中最难的部分，但现在看来却没什么了不起——因为，真的要着手锁定她的人选更为困难。她有的只是对方的姓氏以及简历，但不知是否精确，而且她对这个人了解还停留在八年前，之后则一无所知。她甚至不知道自己记得的细节是否正确，因为告诉她这一切的人是她男友，某天深夜他随意、半开玩笑地提起这事，一部分是两人在半睡半醒之际的枕边闲谈。她甚至不确定自己有没有注意听，所以她决定不要从细节找起，先从姓氏下手。

她在一张黄纸顶端用大写写下那姓氏，自己也陷入许多回忆中。有些令人难过，但大多是美好的回忆。她凝视那姓氏许久，然后把它划掉，换成“UNSUB”这个简写。这样有助于让她专心，因为这样一来就跟她的私生活无关了。这样一来她又回到惯性的思考方式，让她接受的基本训练来主导这件事。所谓的“UNSUB”，就是有待确认身份与下落的“不明人士”（unknown subject）。对她来讲就是如此而已，没有其他牵连。

她在行动上所占的优势是电脑，因为她能接触的数据库比一般老百姓来得多。她确定的是，这个“不明人士”是个军人，所以她连上“国家人力档案中心”（National Personnel Records Center）的数据库。该中心位于密苏里州的圣路易，只要曾穿过美军制服，不管是男是女，不管隶属哪个单位，不管何时服役，都会一一被列入记录。她输入姓氏，等待查询软件的响应，获得的只有三个简短的查询结果。其中一人马上被她排除，从名字就看得出来不是他——我知道百分之百不可能是他，不是吗？另一个则是靠出生年月日排除掉的——他的年纪可以当我要的那个人的爸爸了。所以第三个查询结果就是那位“不明人士”，没有其他可能。她凝视那姓名，把生日与社会安全码都抄在她的黄纸上。然后她按下屏幕上“详细数据”的指令键，并输入她的密码，屏幕则换成显示“不明人士”的军旅生涯简历。

糟了！“不明人士”退役了，简历停留在整整五年前，在服役十三年后才光荣除役<sup>①</sup>。最后的军衔是少校，也列出他得过的奖章，包括银星与紫金勋章。她看着对方接受褒奖的各种事迹，开始把细节抄下，然后在黄纸上画一条线，表示一个时代已经结束，接着是另一个时代的开始。接着她要找其他数据。

下一个合理步骤是去查社会安全部的“死者主要数据通报系统”（Mater Death Index）。基本训练时就教过了。干吗去追查一个已经死掉的人？她输入社会安全码后屏息以待，但查询结果是一片空白——所以，至少就政府所掌握的资料而言，“不明人士”还活着。下一步是去查询“国家犯罪资讯中心”（National Crime Information Center）系统。又是基本训练。如果这个人在牢里蹲着，怎么帮忙？其实就她对“不明人士”的了解，这个情况的可能性应该微乎其微，但任何事都有可能，虽然从现有线索中她已能看出他的一些人格特

---

① 指并非因为违犯军纪等不名誉事件而被迫退役。

质。“国家犯罪信息中心”的数据库跑得很慢，所以她把桌上的成堆公文塞进抽屉后，离开办公桌去倒了杯咖啡。慢步走回来后，她发现屏幕上已经出现“没有逮捕或定罪记录”的结果，而且有个简要笔记说明着，根据他们的记录，联邦调查局曾针对这位“不明人士”做了份档案。这可真有趣。她关掉“国家犯罪信息中心”数据库，直接进入联邦调查局数据库，发现了那份档案，但打不开。不过她对调查局的分级系统<sup>①</sup>非常了解，要将加密档案解密并不困难。结果只是个叙述性档案，起不了什么作用，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不明人士”不是亡命之徒，没人通缉他，目前身上没有任何案子。

她把这些都写下来，然后连上全国通用的监理站数据库。又是个糟糕的消息，“不明人士”没有驾照。这件事不只奇怪，也很令人头痛。因为如果没有驾照，就意味着没有他的近照与现居地址可查。她又连上“退伍军人事务部”（Veterans' Administration）位于芝加哥的电脑系统，用姓名、军衔与兵籍号码进行搜索，但查询结果是一片空白。这表示“不明人士”并未领取联邦政府的救济金，也没有提供通信地址。为什么？你到底在哪里？她又回到社会安全部数据库查询报税记录，也没有任何结果，这表示“不明人士”离开部队后就再也不曾接受雇佣，至少不曾具备法定劳工身份。她又到国税局数据库做确认，得到一样的结果。“不明人士”过去五年来没缴过税，甚至连报税记录都没有。

好，这下该拿出真本事了。她在椅子上挺直身体，放弃所有政府网站，打开某个违法软件，直接入侵银行业的个人数据库。严格来说，这个软件不该拿来做这个用途。这显然违反了网络协议，但她豁出去了，只希望搜索能有结果。如果“不明人士”在全美五十州的任何一家银行开过户，就会有资料出现，就算是个最简单的储蓄账户也可以，甚至户头里没有钱或已弃置不用也可以。她知道许多人毕生没

---

① 指针对查询资料的人进行分级，一定级数以上的人才能查询加密的资料。



有开过任何银行账户，但她的直觉是，“不明人士”不是这种人。曾经当过美国陆军少校而且又得过奖章的人不会这样。

她输入两次社会安全码，一次在“社会安全码”栏位、一次在“纳税人身份识别码”栏位，输入名字后她按下搜索键。

一百八十英里外，杰克·李奇打了个冷颤。十一月中的大西洋城让人倍感寒意，不管跟哪里比起来都算冷。海面上吹来的风带来大量盐分，城里的一切永远让人觉得又湿又冷。狂啸的风像鞭子般刮着，垃圾被吹得到处打转，李奇的裤管也被吹得贴在腿上。五天前他还在洛杉矶，现在他百分之百确定，自己应该继续待在那儿的，也确定自己该回去了。十一月的南加州充满吸引力，空气是温暖的，海上吹来的微风像柔和宜人的轻抚，而不是刺骨且带着咸味的冷风，不断在人身上抽打。他应该回去的——或者去别的地方，哪里都比这里好。

或者，他也许该答应别人的请求留下来，但要先去买件外套。

他回来东部时是跟着一个年纪很大的黑人女士，还有她的兄弟。为了花一天时间亲眼看看莫哈维沙漠，他搭便车离开洛杉矶。这两个黑人让他搭上他们那辆已经该进博物馆的别克车，他看到车上载有麦克风和他们自己的扬声系统，许多行李箱中还有一只装着山叶键盘乐器的箱子。黑人女士说她是个歌手，正要前往大西洋城驻唱。她说她兄弟帮忙伴奏和开车，但他现在已经不大讲话，也不大会开车，别克车的状况也越来越糟。确实如此——那家伙不发一语，而且车子才开了五英里路就已险象环生，于是她开始唱歌安抚自己。她先唱了几小节唐恩·潘的《你不爱我》，李奇很快就决定要跟他们一路往东走，这样还能听歌。他提议由他开车，她则不停唱歌——她本来大有可能靠这甜美的嗓音成为蓝调巨星，但可能因为一直时运不济，所以被埋没至今。那辆老车的方向盘已经失效，开车要像打架一样用力，